

玄覽堂叢書續集

第五冊

玄覽堂書畫錄

寇事編年序



有明中葉如武宗之敗度熹宗之不君皆足以亡然不亡而亡
於懷宗邊患如土木之蒙塵倭幸如彬甯之亂政奄寺如振瑾
忠賢之肆毒皆足以亡然不亡而卒亡於流寇懷宗非失德之
君流寇亦可辦之賊而日蔓月滋舉天下之全力莫之能制此
豈獨一機一策之失哉其所由來者漸矣略言其故厥有多端
一由於守令貪殘明之末造政以賄成親民之官莫肯留心撫
字但知剝下媚上以取陞遷民不勝誅求則羣起而為賊賊日
多而民日少以有驅之者也一由於大吏玩愒承平日久人不
知兵督撫監司多文臣少武略寇之初起蔑視為不足平及其
方張則爭言招撫曰姑撫之而修我戎備一就撫則恬然無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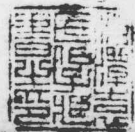
而不為之虞間有才能練達者又意見不協文法拘牽莫克奏
功一由於武臣驕蹇三百年來武途積輕文臣率奴隸視之一
旦有事以為迫而用我其庸驚者既選軟畏縮即知兵任戰者
亦養寇自封督責之急不得已力鬪取一捷即高壘自便策調
不前三者皆寇之資也而其根本則在於朝臣植黨而營私為
人擇地不為地擇人人之媚己者親之異己者憎之所親予善
地所憎予危疆不問其能勝任與否惟用以快恩讐主上用一
能臣則羣而咻之商一良策則比而撓之遂使明作有為之主
宵旰焦勞於上而愈理愈紛愈撲愈熾卒至國亡身殉而後已
故曰去河北賊易去中朝朋黨難痼疾成者不可療木心蠹者
不可扶豈非百世之炯鑒哉凡為史者將以明著一代興亡治

亂之故垂訓方來明亡於流寇蹂躪偏天下自起至滅二十餘
年是宜有專書紀其始末亡兄有意編纂明代之書先師戴耘
野先生為之分任寇事崇禎一朝無實錄取十七年之邸報與
名臣章奏私家記載採輯成書用編年體排日繫事不漏纖毫
依司馬溫公先叢目次長編後通鑑之法甯詳毋略甯瑣毋遺
提綱綴目有條有理自延綏起事迄西山餘黨之滅凡十八卷
吳梅村先生作綏寇紀略既刻成有以先師之書告者購得數
卷歎曰志寇事自當以編年為正恨見此書晚耳先師既沒未
求得其藁崑山吳修齡以為太繁稍加刪節附著已見頗有發
明一展卷而寇之出入去來盛衰分合燦若列眉實史家之要
書也覽者詳考焉而見當時禦賊之方何者為得何者為失若

覆敗局而審筭之一一可了其細故蓋不可勝言茲特論其大者揭諸簡端以為力殺賊不如使民無作賊欲安民必先擇吏擇小吏必先大吏欲外臣公廉必先廷臣精白此端木澄源之論閱是編者重念之哉

懷陵流寇始終錄一名寇事編年吳江潘耒曾為之序此本失載今據遂初堂文集補錄戴氏所著尚有永陵傳信錄聖安書法思文紀略魯春秋行在春秋殉國彙編發潛錄骨香集耆舊集各種俱見蘇州府志其殉國彙編一書亦未撰序文載遂初堂文集丁丑十一月既望長恩閣記





懷陵流寇始終錄自序



天啟丁卯秋冬間禍既除日月明潔朝廷新政神明儉素之
 德溢於口耳徵聞關隴間風塵有警殊不屑意俄聞擾并豫寧
 楊梁俄聞破雄藩據關陝乃知駭異猶謂亡我社稷在幾何年
 忽爾煤山信傳晉大同痛而不知所以致此者天邪人邪鬼邪
 夫三百休養生息金甌完固之業天子未聞有失德十有六年
 剽然瓦解誠為大可怪事身處草莽無所諮詢後得谷氏紀事
 本末於賊事極其疎畧又得吳氏綏寇紀聞讀之一月茫如望
 洋全

吳江戴耘野先生忠信篤學君子人也改

十年苦心博訪廣求流賊

二千餘紙余紹介於

命為之編定予不
萬言以寇始於丁卯

秘

寇始終錄其三月辛亥以至甲辰

年郝搖旗別為甲甲刺事二卷又附以將亡妖孽一卷共二十
卷大輅始於推輪博雅君子因此而加繕焉則一代亂亡之故
曉然在前可以為後車之戒矣賊之始起不須奇計賑之自消
甲戌而後賊勢已張然於盧公滁州大勝之後廣集餽餉振刷
邊兵乘勢以迫蹙之賊猶可滅迨夫熊文燦縱賊再叛楊嗣昌
竭天下之物力擊賊於夔門失左賀二將之心以致開縣之敗
國力不能再舉矣而歲益荒餉益乏法令益峻急孫傳再用恩
礼俱絕以必死責人而不顧其折肱絕臄時惟納幣求成撤關

外之兵以背城借一而又亟殺陳公自斷股肱以快姦佞之意秦破而燕隨之臣盡而君隨之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夫人君之職在乎用人而溫張楊周保位嗜利之徒踵接肩並信之如魏鄭盧孫余戴實心任事之臣橫生疑怒罰之如怨讐言股削則喜請兵食則怒抑外戚而進鬲昌者外戚擯內侍而縱賊渡河開門延賊者內侍凡所舉措使忠臣義士廢然而悲姦佞小人躍然而喜至於武臣如曹文詔艾萬年劉士傑輩忠勇性成非物力不足則將帥不和而孤軍戰死雄才大猶如左良玉者能用兵能破賊能要君能侮相翩翩進止寵辱不驚一意掠資聚衆大敗則小挫之唯恐其或怒小勝則大進之唯恐其不喜人材林立不獲一人之用武鄉侯所歎息痛恨者不其然哉

赫連勃勃叛姚興謂其下曰吾大業草創士衆未多若專固一
城彼得併力於我衆寡非敵亡可立待不如以驍騎馳擊出其
不意救前則擊後救後則擊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遊食自如
不及十年崙北河東皆為我有賊不知書閭與之合夫王左掛
之西川王嘉胤之河曲皆據天險而不久誅滅者守之之最易
於熏灌也其馳突於太原平陽之間猶可芟薙至於之過河
則東至徐楊西至梁雍我無所不守彼無所不攻赫連之勢成
矣諸賊聞獻為勁獻賊狂虐始終一轍人心不附自無所至閭
賊初之殘暴尤甚於獻李嚴教以假仁義收人心而風裁迥異
又攬福府所積神廟傾國之資得以大行其志發粟賑饑而困
窮之民俟亡望之散財收士而失餉之卒火蛾赴之能者立用

欺者立誅人無朋黨言無譖讒行事與朝廷正相反遂得破左
軍入關中收三邊之兵以東向竟成莫禦之勢夫唐之亡也指
大於臂威令不行宋之亡也姦竇盈廷橫挑強敵一二正人不
得立朝行政明則不然賊無尺土之基不同於藩鎮女直苟非
朝廷事事左計以壯之翼之豈能肆哉都有言流賊遇魏忠
賢必不能橫以其心財如土能振人之困急得人之死力飛耳
長目撫鎮無敢謾也嗚呼三百年祖業亡於匹夫魏魏帝王
人思光寺之政紀其事者唯有椎心泣血耳崑山吳文著





流賊亡明節目



流賊以匹夫而破十五葉天子金甌之業事理之所必無賊雖
兇狡而朝廷所以成就之者良已厚矣請稍列之戊辰己巳饑
民而已誅其渠帥賑其脅從事可一揮而定楊鶴不計賑戰唯
求招撫撫而無食自必復掠遂成延蔓之勢一也陝西困弊已
極斷不可倚陝西之物力以建陝西之事功而乃裁削驛驛駟
饑民以壯賊勢二也盜賊已起而有司貪殘愈甚梁廷棟請速
治其尤甚者以靖民心而漫置不省以致從亂者愈多三也李
繼貞請大賑饑民以解散賊黨勢如救火不可稍遲而應不以
時發不及數不能遏燎原之勢四也梁廷棟為本兵不久無大
建樹乃其請速貪殘補兵餉見識遠過於張鳳翼而無故去之

五也溫體仁之媚嫉張鳳翼之貪猥汾陽所謂奴才也安其逢
迎而使專位數年以致事事顛倒六也山西初時無賊耿如杞
勸王之兵乏食而掠給食撫之自定而遽逮治如杞以激之叛
山西自此有賊其數猶少仙克謹宋統殷輩不能防河縱陝西
諸賊荼毒山西七也羣兇集於山西地形四塞據險而中擊之
直可芟薙兵部乃使分守郡邑以行黜責夫敵國乃可守境賊
如野燒何境可守且守境賊何時平此今旣行遂致諸將坐甲
自保不相應援八也曹文詔國之干城中文臣之怒而移之關
地又成謹之九也左良玉有大將之才直獨任之而以文詔變
蛟茅為之輔此狄青之所以成功也文臣如王勰王伯安而後
可以專主調遣張宗衡樊尚燝之流先已見輕於良玉徒以文

臣之氣勢臨之力寧為用迨其納貨于鳳翼恃有內主於督撫
畧不稟承十也此時賊勢以黃河為得失未渡河其禍獨在山
西渡河而平地馳突東西數千里遊食自如我無所不守彼無
所不攻如水入破甕無可抵塞矣常道立楊進朝信其詐降而
縱之渡河十一也渡河之後橫決中原天誘其衷納之於車箱
峽不費斗糧不發一矢可以坐視其為餓殍陳奇瑜天與不取
自禍禍國十二也此時形勢重在中原城邑令長能守賊即為
不易馳食不易掠官軍有以施追擊之力而凡諸守令皆出於
時文資格錢穀刑獄猶不能知知守禦為何事陳必謙憂之而
亦不能疏請在廷曾無計及遂使河南百城鞠為茂草十三也
守城之外又當鼓勵鄉勇假之一官使自保其廬室可以礙賊

馬艱賊食而勇略顯著者又可以收將帥之用吏兵二部皆懷
陵愼重名器之意以立取賂之威一棄張道濬再棄涂原三棄
張論父子隳人心失將才十四也振古未有限日滅敵者朝廷
以限日迫洪公洪公遂以賜劔迫諸將曹文詔艾萬年劉成功
忠勇性生計不返顧而兵力不繼使百勝之將駢首先賊十五
也人君從諫則明懷陵逞明而拒諫寄耳目於宵類以為出人
意表夫破城之日死節如林而十六年中能直諫者絕少則知
直諫尤於死節難有甚焉湯開遠以疎遠小官直陳時弊若假
以陳啟新之異數召而問之則盜賊之情形中外諸臣之態狀
無不周知獎一諫者則諫者聞風而集何遠不近何幽不顯唐
太宗之孫伏伽效可睹矣而重加逮治以絕進言之益終身獨

生禍敗不聞十六也二祖以遼兵擊賊如獵狐兔謂明末無兵
將者瞽說也唯失所以用之之道是以人不為用此時遼兵且
優其廩餼重其賞格又鋒用之以掃滅殘寇而反使遷延就食
於雍豫之間卒無成效十七也總理之手臂在豫楚鄖三撫臣
既用盧公即當任以薦賢之事而部推王夢尹宋祖舜兩奴才
盧公自滁州躬犯刁棚駭賊至於南陽王宋不能東西過截共
成大功使賊得渡漢而逃十八也危疆重任當擇人而用不當
用而後擇賊于三月渡漢而南去宋祖舜用苗胙土賊于十一
月渡漢而北又去苗胙土用陳良訓賊一舉足易一撫臣何以
立戰守之計十九也豫撫陳必謙未見大功而亦勞頓馳逐蒿
目憂時去之而用王家禎常道立兩奴才事事敗壞二十也鳳

翼幸死中樞之任宜在洪盧孫三公懷陵好與臣下角能此智

必欲自用一人以見其英武而耳目所寄不出羣小嗣昌遂由

田氏得進見李隨之
三朝野記夫戎事墨緣古義不廢廷臣但以奪情力

爭而不及嗣昌之姦讒誤國無能啓沃君心以致堅意用之與

嗣昌如一人與廷臣如兩造殺盧公用文燦鬪左賀敗王師陷

兩藩皆出于此廿一也陳永福有曹文詔之風兵部勒貨絀其

戰功以致倔強不肯用命廿二也邊圉不固火焰甘泉為守為

和舉朝曾不言及已失謀國之道矣夫頻年關入而土地無失

此禍在生靈不虞宗祏可知丙子八月之事亦如前日掠飽自

去京城無警者也擇禍從輕不當遽撤盧公東去又聽嗣昌之

讒而迫之發憤戰死見野
紀廿三也盧公在大名親當戰陣矢石